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106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研心堂集卷五

語錄五

樂清曹文昇志升著

一介不以與人不敢以非義非道處人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不敢
 以非義非道處己也以非義非道處己己之非也以非義非道處
 人亦己之非也倘曰吾身合道義而他人之非義非道吾置之不
 顧焉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尚書多記言而有貢範諸篇班史多記事而有賈董二傳古人因
 文起例不拘拘於全書之體也
 人不早起其志氣必昏惰以之為人則迷罔而無所循以之讀書
 則鹵莽而無所得故欲立志必自早起始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
 為善者者舜之徒也夫雞鳴之時神氣清明志意安定當此時而

學	何	動	嘗	力	欲	而	己	德	且	通	思
不	者	靜	苦	耳	心	遂	無	不	從	凡	做
能	矣	交	思		起	不	一	進	早	從	人
進		養	慮		時	言	善	則	起	前	則
只		若	紛		纔	善	而	日	入	所	天
是		徒	擾		看	以	對	退	門	記	真
無		靜	出		先	掩	人	雖	擴	到	可
志		而	步		哲	其	言	欲	而	此	葆
自		不	於		格	惡	善	自	充	倍	毫
思		使	庭		言	不	殊	持	之	覺	無
近		之	階		便	可	覺	而	庶	親	私
來		動	之		罷	也	可	不	幾	切	欲
用		則	間		是		愧	能	有	吾	之
功		人	而		以		因	惟	遠	輩	累
有		心	心		禮		其	猛	大	讀	當
一		惟	忽		制		愧	力	之	書	此
番		危	開		心		而	向	志	之	時
振		隨	朗		亦		力	前	也	人	而
作		滅	乃		自		行	方		俱	思
至		隨	知		不		之	免		欲	讀
半		起	治		難		可	此		為	書
月		有	心		特		也	患		人	則
而		無	之		為		因			上	豁
氣		可	法		之		其			人	然
始		奈	要		不		愧			今	貫

衰有至一旬而氣始衰俱視振作之力與不力以為準可知用力
振作馴而致之可持至一年半不可不自勵其志也湯盤銘言
苟日新是第一番振作日日新是氣未衰可隨勢做將去至又日
新是氣將衰又待第二番振作觀此可見聖賢用過工夫亦是如
此
有好勝之心者不能勝人者也我果勝人何必求勝
天人交戰之頃會戰便好若畏懦而不戰則人欲遂長矣
心者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錯則理錯理錯則事錯安得
不正其心
人各有志好風好雨當各如其意而不能強同惟漸驅之使適於
中而已若必一一如我之意則未免有己之見存非克己之道也
視聽言動之欲姑且縱之而後收之其毒便已中於人心而不可

藥此存養者察之功所以無時可離也

作詩只借題抒寫以見其志而已若必苦心思索而以刻劃為工

則必有玩物喪志之弊恐亦君子所深耻也

衣冠者臨民之表無其表而欲使民敬猶阻其膝而使之拜也

凡為人所疑者總是用心不誠生平所為之事有可疑處自思作

事每過於激行禮每過於簡待物每過於寬論人每過於刻人之

疑我亦不外此數者苟於此數者行得恰好處則自無疑之者矣

見人不是常懷不平之心而不能釋然於己心先未能淨何以責

人

見人不是而難於直言顧望徘徊只是見理未明

見人不是須實指其病痛所在不得責以疑似之間亦不得逆其

未然之念

告 之

功	辟	憂	着	血	忽	與	知	敵	力	退	凡
過	而	後	不	氣	之	人	不	退	掃	而	心
格	人	生	可	之	也	一	善	也	除	天	有
亦	以	之	無	怒		書	之	其	掃	理	所
有	不	輕	意	不		不	所	能	到	可	欲
益	可	薄	思	可		慎	在	久	淨	復	不
於	陷	正	便	有		一	而	乎	時	然	遂
人	猶	當	已	義		言	復		方	在	其
予	厝	亦	雜	理		之	之		是	仁	欲
行	火	之	入	之		錯	可		真	者	則
之	於	以	血	怒		使	耻		淨	則	滿
三	積	厚	氣	不		起	孰		若	不	腔
年	薪	重	怒	可		人	甚		遂	汲	子
覺	之	使		無		疑	焉		其	於	是
與	下	有		須		慮			欲	欲	欲
三	而	所		要		之			而	之	終
年	欲	畏		義		諱			欲	退	掃
前	其	憚		理		勿			退	而	不
氣	薪	而		精		以			猶	去	既
象	之	知		熟		其			割	去	遂
迴	無	改		自		親			地	遂	其
不	燃	若		然		狎			以	其	欲
同	得	自		流		而			議	也	而
昔	乎	蹈		出					和	要	欲
猶		匪		纒					而	極	

心齋集

卷之五 告之

時 心 新

明心堂集

深	人	人	其	子	攻	人	風	儒	言	欲	有
是	得	不	境	謂	其	只	者	生	笑	妄	甘
自	以	掩	以	十	隱	要	亦	無	之	行	居
奪	驗	其	自	月	微	無	不	轉	細	即	人
其	輿	惡	激	所	之	愧	敢	移	有	此	下
鑒	論	有	厲	視	病	於	自	風	心	便	之
也	之	無	也	十	獨	心	越	化	防	是	意
	公	窮		手	處	使	其	之	之	益	令
	返	受		所	中	能	範	而	或	處	則
	之	益		指	有	無	圍	實	偶		不
	身	處		是	一	愧	自	有	以		然
	心	告		真	毫	於	新	轉	無		能
	得	之		實	挹	人	之	移	失		時
	以	知		有	憾	人	民	風	之		之
	開	己		這	即	雖	不	化	况		思
	愧	得		樣	有	甚	必	之	不		其
	悔	以		嚴	一	愚	有	自	自		過
	之	受		密	毫	往	官	峻	其		之
	路	匡		非	未	往	守	其	防		所
	若	救		謂	滿	入	者	乎	乎		在
	掩	之		慎	志	心	之				不
	之	處		獨	於	之	膺				敢
	堆	間		者	人	寤	其				公
	恐	之		虛	處	寐	責				然
	不	外		擬	曾	而	也				拜

詠

人不振作將來而但悔其既往必有畏前修之艱阻而裹足不前者須知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今日多一善念即前日消一惡障徒懊悔無益也

呂東萊詩說云室欲之道當寬而不迫磨治水若驟過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昇謂室欲之時若稍有容養之意使不可遏須是一刀斬斷夫子告顏荆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欲即非禮一面禁欲即一面復禮未有欲存而禮可復者東萊所說乃是待惡人之道非可以之律己也漢廣之詩言秣其馬秣其駒是其辭之婉非不禁欲之起不可詠不可方是其守之嚴繞有欲便思不可非寬其欲而速禮之復凡富貴當前須自思才識平庸何以膺此重任必待學優後仕勿遽學孟子之不動心也蓋孟子之不動心由平日知言養氣所學

已優故能擔當得寧宙重任若早常之人而亦曰富貴吾所自有
 初無一毫動心則直不知分量而已
 朱子仲和說一於已發中看未發却缺靜中道理其二謂一家自
 有一箇安宅為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大本之外復有安宅於
 性上求性何異騎牛覓牛二說俱非定論其三以一心統動靜其
 四悟出涵養一段工夫語却精當不可易
 人之行於修之畢世而常覺甚難敗之一朝而每見其易其始由
 於一念之偷安其繼至於畢世之莫贖可不慎歟
 天地者天下之父母也天下之人皆吾同父母之昆弟吾富而昆
 弟亦享吾之福則父母之愛吾必深吾奪昆弟之富以為富而不
 與昆弟同享則父母之惡吾亦深人生天地間若徒擁私財而目
 前之貧病無依者俱置之不顧能無動天地之怒乎

明心堂集

卷之三

人不能立志良由精神短少凡事皆苟且而不為深遠之謀若堯
舜周孔其精神富足直貫乎千百世以下所以其志卓然
修道之謂教道字要屬己身上說蓄天下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物之性不是向人物上求這道理出來凡禮樂刑政亦只是
自修其道自完其性之所固有看下文位育之效全從致中和工
夫做出可見
人不自訟必至以非為是能訟則辨得真其是者無毫釐之偶誤
其非者亦無由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是非明而過鮮矣
作一事欲人知我之善此便是病蓋既有此心則異日必至於誇
張誇之而人仍不知則必有憾心欲除病根須不求人知最好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昇謂此言誠然明道先生有
云生中有妓心中無妓若他人而以先生為標準則必自表所守

福	天	者	離	所	讀	其	亦	孟	終	得	矣
日	之	陋	必	不	非	能	當	子	不	其	是
長	福	矣	玩	及	誦	進	廣	曰	免	安	以
驕	人		索	到	習	乎	求	徒	為	即	學
則	每		既	之	之	道	古	善	愚	所	者
福	以		得	處	謂	也	人	不	人	守	當
日	試		而	何	也		之	以	而	者	求
消	人		能	以	要		言	為	已	卑	其
	之		一	古	當		行	政		他	心
	善		一	人	細		參	昇		日	之
	惡		實	讀	細		籍	謂		可	所
	善		踐	書	玩		酌	不		至	安
	者		才	而	索		取	惟		於	不
	得		可	心	何		以	為		高	可
	福		謂	與	以		為	政		明	徒
	而		之	理	古		法	如		心	慕
	耀		卒	一	人		若	是		不	虛
	惡		讀	吾	所		但	即		得	名
	者		彼	人	及		曰	吾		其	而
	得		習	讀	到		心	人		安	驟
	福		其	書	之		善	修		即	相
	而		章	而	處		而	己		日	做
	驕		句	心	皆		已	之		日	做
	耀		而	與	吾		未	功		希	也
	則		已	理	人		見			聖	心

之

品之高下分賢愚不分貴賤果其賢也雖窮而在下如東陵之賣
瓜君平之賣卜亦自為有道之人不嫌其品之下也果其愚也雖
達而在上如盧懷慎之伴食馮道之歷相亦自為可耻之徒不以
為品之高也而世之服儒服冠儒冠者乃必欲致身富貴而不肯
安疏褐之常抑獨何歟
橋平可以任千萬人之來往心平可以應千萬人之周旋橋平而
人自傾跌不怨路之艱阻也心平而人自恣橫不怨吾之偏惡也
薛文清讀書錄云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
物為一體予亦謂必知學之本源然後能隨事體察蓋學本於心
心出於性性生於天知性之生於天乃能學顏子之所學知己與
物同出於天乃能志伊尹之所志
坐時須挺胸直幹將氣納入小腹氣海中此氣養之既足臨事自

數	責	物	無	不	困	不	物	為	識	之	會
在	人	燭	波	涵		涵	之	希	得	氣	湧
理	以	物	而	養		養	理	聖	天	也	出
中	無	何	後	而		窮	懷	希	地		有
據	禮	由	可	窮		理	放	賢	萬		特
理	反	知	以	於		於	胸	希	物		立
以	啟	物	澄	理		終	中	天	皆		之
論	爭	之	心	不		不	則	之	吾		精
數	競	理	必	可		窮	是	身	一		神
則	之	哉	無	何		也	安	乃	體		而
數	端		物	也		鏡	排	能	乃		不
可	不		而	銳		必	想	學	能		可
憑	如		後	無		無	像	顧	志		搖
舍	以		可	塵		塵	愈	子	伊		動
理	有		以	而		而	不	之	尹		不
而	禮		明	後		後	能	所	之		可
論	示		不	可		可	與	學	所		屈
數	人		涵	以		以	道	居	志		撓
則	可		養	照		照	為	業	有		即
數	開		則	水		水	一	錄	此		孟
不	愧		心	必		必	恐	謂	志		子
可	奮		亦	而		而	非	將	則		所
憑	之		物	後		後	是	天	知		謂
理	路		也	可		可		地	此		浩
者			以	以		以		萬	身		然

數之精數者理之粗也

明道先生定性書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予謂

惡人之惡而不能釋然心者無在不見人之惡故有時言之太過

此亦非外是內之病

漢鄧都之公廉不免為嚴酷之法以義害仁也降而寧成則有嚴

酷而無公廉并置義於不顧矣是以君子必忠厚以開基不敢作

法於涼

天下佳明眼人可與為學眼前道理明眼人能識得便覺無處非

眼前過惡明眼人能搜得便覺無處非過

有早正通達之見便可進退咸宜其能進而不能退者激烈之氣

為之也其能退而不能進者怯弱之心壞之也其情偏故不能早

正其胸室故不能通達

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有二層意一是縱橫政橫民看出吾性本剛方見此等強暴不循理之事一時使忍不住不忍居謂不能容忍而居此也一是縱橫政橫民之害看出吾既不能為民除害而安然生視於其地於心何忍不忍居謂不忍居此而視其人之被害也每有欲為之事縱口言之旋因時勢不合而中止此時欲強為之則隨處掣肘欲不為則其言已言進退兩難所以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據理既正於事雖未盡善人亦能窺其意之所在而奮然相從如伯夷之頑康孺立柳下惠之鄙寬薄敦是也準以隆古之法制參以今日之權宜始可與言治術鷄鳴而起孳々為善此便是事勿謂天明無事而可以晏起也

勢所可行而不行力所能為而不為柔懦不振心何以甘古之人
坐以待旦忍閱一時而不行不為柔懦之氣生而無可復振也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昔有某翁畜鸚鵡
一為他人所奪訟於官官令鸚鵡與主人接吻甚親愛見他人則
攫其唇猛啄之又某少年以百枚盧比托長者長者不認少年以
在樹下交銀為証臬司令拘樹至良久問長者曰拘者到否答曰
樹離此遠尚未至也臬司曰汝何以知之銀在汝手無疑也觀此
益知指視之嚴慎獨之功不可缺矣
天生我以血肉之身我自待以義理之身血肉之身久則必壞義
理之身久而彌光我輩一身橫而言之為世界任義務豎而言之
為聖賢綿道統乃或自謂我不能不知天下事非人為即我為我
獨非人乎哉何以自誣若是人果有志稍微亦可孟子曰惡得有

淡

愛	暢	用	用	耳	因	味	永	訓	古	傲	其
人	遂	之	之	目	果	其	久	仲	人	也	一
者	形	以	而	而	之	中	堅	弓	讀	是	以
恒	神	辨	為	為	說	深	持	慄	書	尊	慢
愛	倍	理	之	之	有	淺	若	見	如	德	其
之	適	公	報	報	識	層	是	賓	子	性	二
敬	多	益	應	應	者	折	蓋	承	路	也	是
人	福	救	耶	耶	笑	非	愈	祭	終		近
者	多	濟	然	然	之	實	知	之	身		於
恒	壽	生	有	有	以	行	愈	言	誦		傲
敬	豈	靈	確	確	為	者	行	俱	雄		也
之	外	則	然	然	天	不	愈	曰	雉		不
愛	求	家	可	可	地	能	知	請	南		傲
我	哉	雖	信	信	神	也	日	事	容		足
敬		貧	之	之	明		有	斯	三		以
我		而	理	理	豈		進	語	復		進
即		品	如	如	能		步	理	白		德
能		望	多	多	一		故	本	圭		然
愛		日	用	用	一		不	平	顏		自
我		隆	錢	錢	鑒		覺	技	聞		有
之		祿	財	財	察		津	無	視		識
父		位	則	則	人		々	奇	聽		觀
母		自	家	家	之		有	何	言		之
敬		至	貧	貧	心			以	動		非
我		多	苟	苟	思			能	之		
		願	苟	苟							

惡

知

之父母是以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誠恐惡人
 者人必惡我而并我之父母慢人者人必慢我而并慢我之父母
 孝子一舉一動無不以父母為念此孝子之所以大也此孝念之
 所以洋溢四海充塞天地而可以施於有政也
 明明德屬知道問學之事也靜坐屬行尊德性之事也今人所缺
 在行故於未能進步雖日講科學日翰歐化習為救國口頭禪而
 浩然之氣未養安得不外強中乾若靜坐則敬以直內而中有主
 有主則無中乾之弊尊德性則先立其大小不能奪提起天理過
 往人欲惟高故明使不將天理提起必有認賊作子者故明明德
 而德性愈尊亦尊德性而明德愈明朱子於窮理之先加以居敬
 正是以此意
 人須要尊德性尊德性使不肯自墮下然工夫須從靜坐下手凡

人靜坐時千思萬慮都來不能打去乾淨這便是墮下這便不肯
 振起精神做靜坐的工夫
 為之而無所為之謂道舍之而所舍之為德為之而無所為勉然
 可幾於自然也舍之而無所舍人欲淨盡天理渾全也
 學者先要平於釋躁矜心未平則滿招損雖有良師賢友何能受
 其益躁心未釋則事皆無實雖復朝吟夕誦何所補於身
 嬉笑自如怒罵自如皆躁之一念有以致之其鍼砭方法若何曰
 毋不敬儼若思則心自靜矣生如尸立如齋則敬自存矣能主靜
 能主敬則躁自釋矣
 竊惡名也竊道義美事也孔子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孟子曰子
 私淑諸人也朱注謂私竊以善其身是孔孟之所竊者道義也後
 世鄉愿則竊道義之名不竊道義之實小丈夫登壘斷則竊取富

能

貴功名是皆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有仁義則能特立能合羣無仁義則倚賴而不合合羣有仁義則
有公心有公理不必求媚而自能合無仁義則無公心無公理雖
欲倚賴而無所賴
人性本善此理予已參透中庸謂天命之謂性天豈有命人為惡
者乎譬如父母命兒女入學堂必循規矩必敬師長其或不循規
矩不敬師長豈父母之命乎賞善罰惡天理果然然必善無不賞
惡無不罰則天下之為善者皆緣賞善而來天下無真善人矣故
天之賞罰有時不無毫釐之差究其極則未嘗差也
我輩須知己身心為百姓關係之身則不敢薄待己身看古來成
覬謂吾何畏彼顏淵謂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謂文王我師自待
何等高大學者不可不省

見者

聖

讀書貴有宗旨宗旨不定如散沙然雖曹倉萬軸鄴架千函何能
貫成一串祇其支離而已宗旨既定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見之謂
之智六經皆吾注脚何憂不豁然貫通故今日學生須定宗旨宗
旨惟何則養成國民之資格為異日效馳驅無如從前之讀書人
舍理頭伏案外無他用也
吾人一生無時非修身無事非修身予從前從事修省覺妄念隨
斷隨生了無進益到後來辨團練保甲社倉學堂外來之反對者
多轉覺紛紜酬酢皆為吾人砥礪之資而向之所謂妄念不惟不
敢且不暇應事亦有存心之要道也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真王之牆不可朽也以聖門十哲而猶有暴棄自甘之念可見賢
者亦猶夫人只在珠泗陶鑄之善故二人亦得勇於改過而為門

高第

入學堂要以敬字為重我之父母即不敢不敬我之師長朋友能
 敬我之師長朋友則德日新學日進俾人人皆曰某有令子是則
 父母之心慰師長之願酌朋友之情洽即一敬字而學生之資格
 已可以完全而特立矣
 修身大要在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伊尹之志民胞物與
 之志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之學也推其極希聖希天以至於無
 上究其實祇在視聽言動之間行止疾徐之際兢々業々欲以攝
 其心而壹其志昔人所謂內外夾持循々規矩者即此道也下學
 上達豈有二理哉
 學生須轟々烈々要作世界上第一等人要作人師要作人長無
 論有位無位總是在人頭上作一國民的模子安得不尊敬其身

明心集

善者擴而克之其不善者滌而去之不能去但思不善之結果如	人不反觀內照則有過而不自知能知過方能改過如有思慮其	之間	致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性即我之性故我之真性可彌綸於天	之以為奴隸之事皆由想此中道理未透耳	灑掃應對極之可至王道聖功之大今人與之以帚羞縮不前輕	截	性決無命人為惡之理故孟子發明性善較孔子性相近語更直	道溯原於一由一而二則仁不仁分焉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命謂	志矣	之學生俱如是我何必自異於庸眾者則頽廢自甘不足與言立	力求學步以自附於古聖賢之列若曰監督如是教習如是世界
---------------------------	---------------------------	----	---------------------------	-------------------	---------------------------	---	---------------------------	---------------------------	----	---------------------------	---------------------------

何則自然永釋矣
敬者主一無適所以存其心也義者耳目手足各得其宜不使有
一毫非禮之干苟於耳目手足上毫不覺察令其出於法律是不
以集義為事而外不方即不以主敬為心而內不直敬義不爽持
則德益孤故學者欲從事於聖賢之學必從坐立入手
講學二字甚難須要學問精通道德高尚乃足以副斯任然今日
學術日壞孔孟道喪如人沉於苦海之中而我乃緘默不言生視
不救豈不於心有所不安乎予從前用過工夫每當靜坐一室患
思慮多不能驅除乃出而相與酬酢見一二正人君子則有厭然
之意夫當此厭然之時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小人之行也當此
厭然之時忽思我本有善何勞於著我本無惡何勞於掩因是復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之真者此小人轉為君子之機也見君子而

後厭然在太學指以為非在予則經此痛病之後自知得力確在
 此處故以至今日無大背謬
 為學貴自有主腦不為學問奴隸則無論朱學陸學儒書佛書皆
 可參攷而得其精妙之意
 世界看得極空則不為利疚不為名累胸無一物正可振作為端
 人正士何至有頹唐之念乎
 柔順善也柔靡則惡剛健善也剛暴則惡以善為主則剛柔皆天
 德以惡為主則剛柔皆人欲是以君子知柔知剛小人亦托之以
 濟其惡君子惟其善而已矣
 凡物有古今之異而道則無間古今凡物有人我之殊而道則無
 分人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道之無間古今也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道之無分人我也故明道先生曰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古已與

夸 傲 傲

人

朱子集註謂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吾謂管仲

夸大子產較覺近裏

宋馮京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琦為相京不一見琦謂其微以

語富弼使往見京謂琦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

公也豈曰微哉觀此可見相度之難子游以非公不至而得戒明

韓琦以不一相見而失馮京其去聖門弟子遠矣

明心堂集

明心堂集卷五終

明心堂集卷五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耕心堂集卷六

或問錄

仇永清問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清自思在學堂中皆
為人之學欲舍此而潛心道德可乎曰為己為人只爭方寸此心
為己雖科學之繁亦莫非身世之用也此心為人雖道學之精亦
莫非口耳之功也有志道德者正當於學堂中尋特立之地安得
厭其喧鬧而別求閑寂乎賢若於此間有煩惱心立時打破不許
存在胸中即此便是道德即此便是為己之學

王敬問曰埃及哲學有心具善惡二神之說生謂心非有善惡二
神也具善惡二念耳曰誠無為幾善惡彼所謂幾即指善惡二念
而言誠是天理幾則有天理人欲之別善惡二神之說亦就發諸

念慮者言之即舜典所謂人心道心也心與神豈真有二念慮有
差故為二耳賢所見洵為不謬

劉煥奎問曰奎雖有良知之所在每覺毫釐千里之謬學日勞而
無功曰良知當前即是不待安排即云致良知亦即因其已知而

致之無有探尋窮索之苦所云作德心逸日休也

吳夔問曰夔性情暴戾利己之心炎不可遏既知事之不良猶行

之無已此皆無良知之故曰自知性情暴戾自知有利己之心自

知事之不良行之無已此即是良知知之而仍復蹈之是自昧其

良知不得謂無良知也

胡炳熙問曰孟子所謂良知似但就知之一方面而論曰知愛知

敬是良知愛之敬之是良能孟子知能並稱即陽明知行合一之

說

義

義

鄭錫蕃問曰良知立則節目事變不出其範圍是否曰良知人
人所有著力原在立字學者須思如何可以為節目事變之範圍
方為有用

鄭漆問曰漆在學校見規則之森嚴欲遵守之見功課之深奧欲
研究之未知此即良知否曰此等亦是良知但未知守規則勤功
課二者是出於又理之心乎抑出於利欲之心乎果出於又理之
心則自視吾人一生分當如此此良知之本然不以為勞也若出
於利欲之心則必由學堂強制之力不如是不足得畢業文冕是
則去道愈遠此心之勞瘁何可言乎

鍾詛問曰詛遊操場見兩蛇相鬥又見兩犬相嚙驅之使不至為
同類相殘此是良知否曰解蛇犬之鬥亦是愛物之事良知之所
在也但吾人即當從此致之何以能愛物而不能仁民何以能仁

井心集

卷之七

民而不親親逐層推致自得本原

沙盛海問曰名譽之心未減衣食住之思慮時有似足阻學業之

進步曰不要你消名譽心要你爭永久之名譽不要你不求衣食

住只要你從學業中求自然之衣食住則心自不紛矣

答林彬曰賢謂不持乎外雖養其內不為功此語極是左傳說小

馬鄭入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學堂不規則之遊戲得無類是蓋不

持乎外必不能養其內安得富有自治力者與之講內外夾持之

學也

答李翹曰賢謂有一秒之善即一秒之聖人有一分之善即一分

之聖人如能常存此心異日超凡入聖何可限量

答林彬曰賢說當於暇時巡自修室與諸友問難起其為善之心

此是教育要點

檢檢

答聞舜曰茫茫世宙大道晦盲雖以報館之大聲疾呼但欲當頭
棒喝俾斯民知亡國之恨豎立憲之旗然個人之資格未立全身
之血氣未周遠使出而有為猶治絲而棼之也故吾輩要先從端
嚴入手從於點進步擴而充之天下無一人之不端嚴無一事之
不於點斯治平之道在是矣
答曹維翰曰孔攻異端孟放淫辭我亦欲拒平等自由之邪說當
令世而能言此即屬聖人之徒綱常氣節自勵勵人當於視聽言
動間植其根基賢洞見情弊言之娓娓尚無自諉
莊以臨曰樂天知命何以不憂窮理盡性何以不疑曰龍比之患
微箕之仁祇行其心之所安順其性之自然盡道而死謂之正命
更何所憂而何所疑乎
王樹標問曰朱子序清敏遺事謂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

本又云彼其節概之高誠有以過人者夫既有節概是立其本矣
安得謂不知用心於內乎曰有節概者未必是非合宜蓋緣心性
之內未嘗以集義為事故氣節雖高猶有時不能中道如孔門之
子路蜀漢之關張是也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是用
心於內者勇是不知用心於內者
陳茂揚問曰伊川先生謂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若何謂
之涵泳曰一則無二三矣此句使從一字涵泳出來若再將主一
二字涵泳一遍一既作主則二是客主是吾心客是軀壳主是
天理客是人欲天理為主人欲自不得擾可謂之敬否乎
答人曰求人作薦書是在尺直尋之見大丈夫作事進禮退義安
得求人况人或知而不信我我又安能強人之信也
答王黻曰時言至此急言念羣亦已遲矣乃復飾為無本之說遂

言
氣

其自私之念口稱同胞情同秦越天下亦何貴有此言論乎賢謂
六親不知高言愛物骨肉相殘泛言容衆斥為無本之說言念及
此能無盡然

答陳襄曰自欺此心自負此心二語實為吾輩講學通弊平日口
如懸河誰不曰四海同胞至持人接物而至親已分畛域尚何合
羣團體之足言

答張勛曰真理不明全憑客氣自問吾心安得為天地之心賢謂
認得理真此語最要

答馮勛曰兼愛之弊在知理一而不知分殊博愛則由近及遠由
親及疏與墨子兼愛迥異今人之弊直謂之無愛力無愛情故欲
博愛不必先存愛心愛心不存而空合羣直一報客而已
答馬毓驤曰佛雖無我相無人相不出而有為於世到底只成為

卷之三

言氣

我一派此所以不足貴也

答李哲曰賢謂一人一心萬人萬心國而千人則千國國而萬人

則萬國真道破中國人心但時事如此不能不設法以聯之任他

千萬心我只以一心為主

謂林彬曰擔道統建功業此是我分內應有之名利此外名鞭利

鎖何足介我胸襟

答倪邦明曰私心不去在吾人一身已有許多隔閡又何合羣團

體之足云賢要不操空言而以去私為事最為有見

答倪邦熙曰合其羣而不合其心團其體而不團其心由於自心

無主無以統攝之耳

答鄭國藩曰言合羣言團體不得斥為自營之私心特患非真合

羣非真團體耳墨子兼愛知理一而不知分殊與廓然大公物來

是

順應之心亦異故亦非合羣之善法

答周邦新曰這一片公心是合羣無上的勢力那得不擴充起來

答陳朱虬曰良心不存愛何從生我但要令人各自問其心尚有

良心否且漫說以天地之心為心

答戴成彬曰去自私利己之心便自合羣之心便是天地之心此

處正當用功

答李浩曰好生之心即是仁心仁心即是良心天下豈有無良心

之人能把良心擴充起來就是天地之心何容外求

答高奇民曰世界一愛情之所團結欲人愛我當問我之愛情若

何愛從仁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故五性以仁為首

答陳朱麟曰母國凋零稍有可合之羣可團之體我即合之團之

非為己也為母國也彼敗羣者焉知此

井心堂集

井心堂集卷之三

競

之為

答鄭言然曰以仁心為主使非假仁者可能托天地間大羣大團
 體無不歸吾仁之中我安得不從事克己也
 答余勤曰物競天擇之公例即中庸栽培頌覆之理所望人人合
 羣研究公理方免天演乃中國積弱至此人心尚沉溺於利欲之
 中絕無一毫愛力其能逃天演之劫數矣乎
 王彥達問曰自古道學之起皆趨於特勢如老子鑑列國紛爭各
 持角故老子之學以恬淡為宗墨子緣戰國人心不古彼此相殘
 故墨子學以兼愛為主晚近世風日偷華洋雜處必如何開發道
 宗而始能挽此頹風乎曰清心寡欲宗老子仁民愛物宗墨氏吾
 之立教欲學者志伊尹之所志人人發忠君愛國思想即墨子之
 意也學者學顏子之所學人人有克己自治能力即老子之意也
 若專學老則恐為無用之廢人專學墨則恐為口頭之狂客皆非

田心堂

...

救世之善法也

又問曰泰西道德之學皆帶有宗教性質而吾國學說如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云云夫天

者本輕清上浮何能禍福吾民豈流於迷信之一途究之其說是

否有宗教性質曰天者理而已矣福善禍淫理之本然有時善不

必福將以玉汝於成淫不必禍將以待其貫盈此即天之神妙不

測處非常識之所及而禍福之必然不可逃也此理至精未可以

家喻戶曉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一歸之天詩書所載自含有宗教

性質然曰自作孽曰自我民視曰自我民聽則仍一切注重人事

與後世之迷信不同所難信者禍福所可信者善惡此三代之民

所以樂就範圍而易於為善也今則迷信一破真理驟亡人人以

不信禍福之故肆無忌憚敢於為惡愈不信愈迷所謂自作孽不

可活者往往而是其能逃福善禍淫之公例乎
陳泰斌問曰云何應位云降伏其心云何誠身云何去慾晚出入
佛老有五六年而意終不能誠何故曰能得佛老精處固可以成
聖但佛老去慾與孔氏之去慾稍異佛老所謂去慾概係消極主
義故曰應位不曰進行曰降伏不曰發達必毀人倫去四大而後
可以去慾誠身若吾儒則一面克己一面復禮一面消極一面積
極務使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洋溢於吾心其興味發於不自己故
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中不可以不辨
陳泰斌問曰朱子即物窮理是識知陽明格去物欲是良知曰即
物窮理是即國家天下之物而窮其理所謂明之德也古之欲明
之德於天下此明德是識知乎是良知乎苟以明明德為良知則
即物窮理之為良知甚明要之朱子之學間有支離之弊陽明之

為識

學問有玩弄光景之失則識知非良知也

陳茂楊問曰濂溪周敦頤開宋理學之先次為洛陽二程程顥程

頤皆從周敦頤學顥常求道汎濫諸家出入老釋返諸六經而後

得之顥生平以誠為本以穷理為主張載在關中亦負盛名其大

旨尚禮蓋以為道者無形不若禮為可見有形之禮與無形之理

相合始可知道生平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後數十年朱子出而

集理學之成以居敬為主敢問周敦頤程顥以何為主曰周先生

以靜為主以誠為本太極圖說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通書首四章俱言誠圖說通書俱周先生作可證大程

子以定為主以仁義體觀其所著誠仁篇定性書可見

茂楊問曰吾人當二十世紀嗜國際之競爭傷政教之束縛既無

材力又無學問敢問學者當以何為主曰以誠為主以仁為體以

四心堂集

勇為用天下有實心者必有實事苟無實心雖有材力學問徒外
 觀之美而已實有生物愛物之心則新政不致於擾民實有至大
 至剛之氣則理直不至於自餒仁與勇實有諸己何畏乎競爭何
 畏乎束縛順事恕施而已
 茂揚問曰何謂良良知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良知良能者天性本然之知能也人為氣稟所
 拘物欲所蔽本然之知能多亡然其不慮不學自然流露者猶有
 可見故孟子指以為言
 或問曰官立簡學塾每區一所何以能教育普及曰官立一所但
 為簡易模範以後推廣須勸其公立私立遍地分布若恃區區官
 立之費散之各地恐欲謀普及轉無一地之可及也
 或問曰教師借學塾餬口黜之母乃不情曰教師教育人材非恤

生

畢

寒憐貧之所當留則留當黜則黜以理為衡何容心也

或求薦書答曰人薦之我我不必用我薦之人安能必人之用人

處世當自求可薦之具勿漫求人薦也

或問曰誦學不許人言論自由須另標題目是否曰與人言論須

聽人自吐其真情無論佛老之說功利之說待言辭既然後以正

理糾之斯為對症發藥否則真情未得真理未明仍是依題作文

無心得也

或問曰講學有目的有方法若人人責以堯舜於目的則是於方

法則非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性也人不可以為堯舜氣質也此間

講學但望其能為堯舜不能必其為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教人之目的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教人之方法也若以不能

必為之說誦誦然與之言則人將以稱堯述舜為虛而灰心自棄

井心堂集

井心堂集

矣恐非講學之目的亦非講學之方法

或問曰士君子寧高而自牧毋卑而自謙又有人曰寧卑而自牧

毋高而自謙二說何說為是曰知崇法天禮卑效地當仁不讓於

師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不敢卑也譬如登高必自卑其行己也恭

事上也敬不敢高也

陳茂揚問曰何以避他人之哂笑喧嘩曰只以誠為主可不必避

宗徐績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省云見貴官尚用公裳豈有朝

夕見母而不用公裳乎遂裹僕頭服公裳見母外氏諸母大笑之

先生彌恪久而不復笑也蓋其誠心所至不為哂笑喧嘩動也

陳茂揚問曰有三等性有三品韓子之說於義圓滿曰三等之人

其性皆善孟子言性善據天命謂性言之也天無有命人為惡者

故盜賊亦有良知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告子言性無分

人

於善不善俱自賦於人者而言天既以此性賦之於人雜以氣質
則有善不善之別不得歸咎於性也周子曰性必感動於物而後
善惡別其惡者性為物欲所蔽也張子曰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分性為二種實則天地之性或為氣質所拘或不為氣質所拘其
原未嘗有二也程子曰性者理也理自堯舜至塗人一也知性為
天賦之理則知性之本善王荊公曰七情未發存於心者性也七
情已發見於外者情也性情非可以善惡名稱其以未發已發論
性情則是其言非可以善惡名稱則非天賦之性未有不善若情
則雖發之於性半由氣稟物欲使然故有善有惡諸家聚訟正由
性情二字認不真切有時以情為性耳韓子之弊亦正生此
陳茂楊問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故安在曰惟返身
故為己惟外馳故為人惟為己故哂笑喧嘩不之顧惟為人故毀

譽得失易為動

陳茂楊問曰君子喻小人喻利何以其心各異曰君子滿心是公

理故所喻惟義小人滿心是私欲故所喻唯利

陳茂楊問曰人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曰只是要做一個人

陳茂楊問曰壞心術與不壞心術之人於何見之曰有愛人之心

則不壞無愛人之心則壞

陳茂揚問曰陽明講學山中何以資性警敏者問而不答不顧非

毀者與語竟曰資性警敏者自負不凡無求益之心故不答不

顧非毀者拘執維甚有特立之性故與語

任佐問曰何以使聖賢立於不敗之地曰千里一聖百里一賢有

人為以聯絡之則中心點在此異地同堂輔仁會友聖道可以不

敗矣

盧段槐問曰槐見理不透實行不力乞賜先務之一字為上學期
行之曰實字最為先務見理不透則求實理實行不力則用實力
如是行之終身可也何但上學期乎

答盧學久曰性未落氣質中全是義理一落氣質便有不善然義
理之性自在非有二也

陳茂揚問曰生有好名之病欲去之如何曰每事只要問之吾心
所不安者雖令聞廣譽不願受也吾心所安者雖羣疑眾謗不暇
顧也

盧段槐問曰夫子謂煅煉精神誠然但洋藥過烈其如之何曰人
必先有不怕死之心然後可用洋藥以中國人之羸弱雖有快槍
炸彈祇以餽敵而已如精神強健則困獸猶鬥况人而敢死有不
為敵所畏者乎

定	陋	宗	一	日	又	優	兄	校	樂	本	或
然	自	煥	片	須	問	劣	知	與	清	體	問
後	棄	珠	熱	具	學	學	學	家	教	吾	有
可	妄	問	心	一	生	校	校	庭	育	人	未
為	思	曰	使	片	之	家	教	渺	研	不	來
清	上	舉	學	道	於	庭	育	不	究	說	世
士	進	世	生	德	師	相	之	相	所	過	否
世	願	混	人	心	長	為	完	涉	所	去	曰
亂	夫	濁	人	使	好	聯	備	如	負	不	佛
將	子	靖	知	學	寬	絡	又	何	問	說	氏
至	有	士	愛	生	惡	而	設	可	曰	未	說
必	以	乃	維	望	嚴	精	家	使	父	來	未
此	教	見	嚴	而	如	誠	庭	之	兄	只	來
心	生	亂	不	知	何	所	通	信	信	管	世
鎮	曰	世	致	敬	可	注	知	服	服	在	此
靜	舉	之	有	雖	使	無	錄	曰	即	所	便
得	世	時	惡	寬	之	不	使	當	子	謂	是
住	混	必	感	不	寬	信	師	開	弟	素	利
然	濁	有	也	敢	嚴	服	長	父	信	位	心
後	必	英		有	得	之	知	兄	服	而	便
可	此	雄		怠	中	子	家	懇	之	行	不
為	心	生		心	曰	弟	庭	談	影	也	是
英	作	不		也	教	矣	教	會	響		無
雄	主	以		又	師		育	使	今		極
賢	得	鄙		具	平		之	父	學		之

學

欲上進須於定靜二字下手方有着力處
 徐宏芳問曰凡人尋常時作事敬慎快樂時作事荒蕩憂憤時作
 事激烈先生將何以教之曰尋常做事時以無衝激故能自守其
 天若為快樂衝激則荒蕩矣為憂憤衝激則激烈矣此種問須
 於平日靜坐時養其中和之氣方不害事
 或問講學報第七期錄張雲雷函論及朝政貶斥大臣似與講學
 宗旨不合曰朝政者我家事也大臣者我家相也置朝政不論是
 不顧家事也大臣有過而不問是任家相之顛倒壞亂欲長其惡
 而以仇怨相尋也熱心愛國者朝雖甚亂而望其治大臣雖甚不
 肖而望其賢纏綿悱惻之忱結於中而不能自己其所以異於報
 館者報館則大聲疾呼徒責之人講學則視人病猶己病人過猶
 己過先於己身上用力耳

心管集

卷上

樂清教育研究所所員問曰教授敏捷辨古滔滔如演說令兒童
傾聽如木偶見者輒以良教師稱之能不愧否曰口語不如目語
言教不如身教嘗見教師口辨滔滔而目不能注視學生講說依
教科書而不能援教師自身與學生自身以為證猶不足以起學
生活潑之性也
又問溥通東西洋倫理者未必據於德如何可使之有所依據曰
莫若教以靜坐靜坐則真理內蘊而可見之事為若徒見之言語
思想則程度愈高而德業愈無所依據非教修身之法也
又問日本亦有思想家多躬行家少之憾若何曰此亦不靜坐之
故靜坐則一切思想俱由身心上體驗出來一面思想一面躬行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未發時之思想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已發
時之思想也何患躬行家少乎

惺

又問直言徑行勇敢之氣宜培成之而學生往往以直言獲咎且
有藉辭勇敢而生驕慢之心者奈何曰此須平時教以孝悌之道
畜以和順之氣雖有直言不至犯上雖有勇敢不致驕慢使不教
以孝悌而但曰培成勇敢有不驕慢而犯上者幾希
又問曰憂讒畏譏之風斷不可長而學堂中稍有持正之士輒為
眾邪所嫉如之何曰但當勉以真字他人之讒我譏我者無非以
為偽君子也以為我為假道學也我果不偽不假則讒我譏我者不
久自止矣何畏之有
馬績熙問曰動作云為處處兼顧不到不知不覺即流於別樣感
動不知更有一級工夫否曰要用常惺惺法常惺則無不知不覺
之時無非動禮之動根蒂常立不患其搖也
李系林問曰莊老之說失之高功利之說失之依說依者易救說

不	山	必	或	此	性	或	以	或	之	功	高
能	曰	先	問	矯	變	問	神	問	傾	利	者
知	苟	以	朱	之	化	張	道	孔	一	之	難
道	知	居	子	而	氣	橫	設	子	木	說	救
	道	敬	主	後	質	渠	教	是	難	者	曰
	則	象	知	學	今	先	之	宗	支	曰	過
	六	山	識	堂	人	生	為	教	不	枉	與
	經	主	象	之	氣	之	宗	家	能	尺	不
	皆	德	山	所	質	教	教	否	無	直	及
	我	性	主	學	未	以	以	曰	望	尋	均
	注	而	德	皆	變	人	道	孔	於	執	之
	脚	通	性	實	視	為	為	子	同	糠	失
	子	經	其	學	一	主	主	欲	志	滿	也
	謂	悉	語	也	切	之	之	使		目	為
	非	歸	是		規	非	非	天		孔	莊
	知	於	否		則	宗	宗	下		道	老
	道	知	曰		皆	教	教	予		以	之
	不	道	朱		為	也	也	宗		晦	說
	能	繞	子		苦	張		便		誰	者
	讀	言	主		人	子		是		其	曰
	經	主	知		之	主		宗		救	放
	非	便	識		具	義		教		之	浪
	讀	有	而		正	在		不		恐	形
	經	象	竊		當	知		必		大	骸
	亦	理	理		以	禮		謂		厦	為
						成					

或問佛教所譯經典可補儒經之不足否曰佛經所謂應住所謂降伏足為求放心之助其實孔孟書中無一語非求放心學者習焉不察耳

又問曰楊氏為利己主義墨子為利他主義施之於今何用曰惟利己乃能利他唯利他乃能利己亦猶大學之道明明德之止至善即已到新民地位新民之止至善乃能滿明明德分量也二主義分用則是異端合用則是聖人

陳筠軒問曰平等自由四字似亦未可厚非曰所未可厚非者西國之平等自由能以法律自繩者也所不可不斥者中國之平等自由不能以法律自繩者也

馬績熙問曰告子以氣質為性當是指人氣質清濁厚薄而言語云君子氣清小人氣濁其氣質清而厚者為性濁而薄者為情此

孔	又	質	孔	樂	性	遠	近	又	氣	本	解
孟	問	與	孟	清	也	至	習	問	質	性	是
合	曰	百	合	教	隨	習	遠	曰	濁	未	否
否	海	姓	否	育	善	善	之	習	而	嘗	曰
曰	魯	同	曰	研	惡	則	習	為	薄	不	君
孔	伯	孟	不	究	而	日	是	士	故	同	子
子	兜	子	憤	所	遷	進	指	習	縱	君	氣
曰	心	之	不	所	者	於	習	染	情	子	清
是	意	自	啟	員	情	善	言	言	藏	氣	何
問	發	然	不	問	也	習	非	為	性	質	嘗
非	達	教	排	曰	習	惡	習	工	而	清	無
達	之	育	不	近	儒	則	儒	性	厚	而	情
也	次	法	發	世	習	日	習	近	故	故	小
孟	序	也	孔	教	皆	即	藝	習	返	返	人
子	區		子	育	無	於	之	之	情	情	氣
曰	分		之	家	害	性	習	性	復	復	濁
何	之		自	所	於	斯	也	隨	性	性	何
必	抑		然	謂	性	相	本	情	而	而	嘗
曰	制		教	自	也	遠	性	遷	得	得	無
利	之		育	然		矣	善	此	為	為	性
亦	教		法	教		有	惡	說	君	君	君
有	育		也	育		善	不	是	子	子	子
仁	德		好	法		無	大	否	小	小	小
義	求		色	求		惡	相	曰	人	人	人
而	之		好	之		者		性			其

已矣區分之教育法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孟子曰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抑制之教育法也
又問曰宋以來學者用哲學的演譯孟孔遺經不免臆斷空論國
朝顧寧人毛大可等糾正其非是否曰宋學宗理間多臆斷漢儒
宗經間多附會明眼人擇而取之可也
又問曰斯巴尚武之教育可行於今否曰四鄰逼處瓜分在即中
國而欲自強正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時安得不以尚武為急
也唯兒始生殺其疋弱者為太嚴刻耳
又問曰斯巴達女子教育可取以為法否曰可中國女子多不怕
死使與男子同教以尚武則敢死之士數必倍於前况母既強健
兒無疋弱辨女學者不可不講也
又問曰亞利司德午前為門人講解午後集眾演說無乃太勞乎

曰苟能遷轉移世界之目的。是吾心所樂也。何勞之有。又問曰。平時教以謙退。何以遇事則能勇往。曰。平時不謙退。則一味浮躁。無以養成浩然之氣。謙退則順父母。敬長上。有哉。其父母長上者。必竭力赴救。安得不勇往也。又問曰。羅馬人專貴實用。鮮文學科學之思想。文學科學果無俾實用乎。曰。當其初。四邊皆敵。發達不得自由。故必以拒外敵為心。而道路戰爭。乘馬等之實用。在所必講。今中國危亡在即。而專用心於文學科學。程度雖高。不能制敵於實用。何益。又問曰。羅馬軒因庭科亞尼之教育。與孔教合否。曰。軒氏云。兒童之教育。須始於幼時。毋使惡薄之習。先入為主。即曲禮之幼子。常視母誑也。云。教師當知兒童之心意。與性質。即論語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也。云。人宜以道德訓練之。而以刑驅迫不足取。即道政。

齊刑民免無恥道德各禮有耻且格之謂也

又問曰耶教謂肉體乃有形之利害屬國家靈魂則自由而屬上

帝毋乃迷信之至乎曰此是耶教精處人惟不分肉體靈魂故往

往為有形之利害所束縛不得自伸其志意其肉體苦者靈魂自

樂肉體樂者靈魂自苦孟子口之於味章有性有命即是靈魂肉

體之分非迷信也

又問曰耶教蔑視現在世專祈未來之幸福是迷信否曰此難免

迷信之弊原其設教本意當是蔑視肉體專祈靈魂之幸福耳但

其中亦有在現在者未來之因也未來者現在之果也今日現在

明日未來今歲現在明未來日日種因日日得果庸愚當現在之

時往往為善不得果而多懊悔故彼教特廣其說推之於未來世

耳

答管向庭曰講學會宗旨以大哉孔子為歸不死守一先生之說
吾人求學直當從源頭打清然後合程朱陸王佛老耶墨而定其
去取若必謂陸王佛老耶墨全無義理擬以為釘架摩頂之說虛
無寂滅之道無父無君之教恐不足以服其心若揭其一二謬處
以辨明之則固敵會之願也

樂清教育研究所所員問曰欲修學必先收放心而習靜其說是
否曰放心不收無事可為欲收放心必先習靜欲習靜必先習靜
坐令人閑居無事不能於心上用功而塵緣擾擾如珠無端求學
者亦祇求科學不求道學性靈汨沒為名為利放心不收將何以
修德凝道也

又問曰背誦體罰可行於今之學校否曰背誦損腦力體罰喪廉
耻倘可不用不須用也唯兒童不用心思者偶用背誦不受教訓

者偶用體罰然記憶但以三百字為止體罰但作責掌為止不得
過苛以碍活潑之性
又問曰歐洲武士教育精通武藝外教以仁慈節義禮讓忠君大
度節制等事毋乃非武士所當乎曰仁者必有勇勇出於仁乃為
真勇使軍士而無謙讓之風信義之心則外患未平內亂已作何
以達尚武之目的乎故仁慈節義禮讓諸端不可不教
又問曰宗教之外尚有學問為宗教所束縛是宗教教育之缺點
信乎曰宗教與哲學並行不悖學堂重哲學而知識開教堂重宗
教而道德起無哲學則束縛無宗教則放蕩均不可也
又問曰伏蘭培兒云兒童教吾以教育法有是理否曰有孔子謂
回非助我說命謂教學半數學相長實有此理我以教育法教兒
童又因教兒童而得教育法愈經驗愈熟悉非熱心教育者不能

又問曰陸克廬騷及柏斯他羅其之五官教育法是否曰諸氏之
五官教育就知識上言予欲兼以德育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
動然後為盡五官之能力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五官是物非
禮勿視聽言動是則亦實地練習之一法也
又問曰明智與智識若何分別曰馮敦謂人貴明智不貴智識知
識者由教師口授而得科學之糟粕也明智者由學生自學而得
道學之津液也於科學中悟出道學則賢人君子之學矣何有知
識日進道學日退之憂乎
又問曰馮敦謂充其記憶力而理會力與其良心反置之空虛其
言是否曰此注實的教授法即現今學堂之通弊也聞各屬學堂
授課有每星期四十二點者有星期日尚屬補習者學生苦况不
堪聞問削足就屨而記憶仍舊茫然精神疲於口耳何暇理會修

身重在教科不問心性尚何實獲之有乎

答徐友丞曰名譽為第二生命不指此等謗毀而言人生在世須

呂沒世不稱為耻非者此等無價值之名譽所能操我生死之權

也

樂清教育研究所所員問曰教多數人與教少數人其利益孰多

曰各有益處教多數人要從教少數人起故陸克教育主義謂宜

托良師在家庭中為之可熟悉兒童性質與天才所向若在大學

校數十百人勢不能一一熟悉可見高初等小學不妨聽其私立

至性質既定然後入中高等學堂始無弊也

又問曰西國重糜費重自由信否曰斯巴達俗尊勤儉禁一切之

奢侈養成公共心自二十歲至六十歲之男皆使會食於公共食

堂苟或背之直奪市民權雖國王不貸何所謂糜費何所謂自由

晏

又問曰中國舊言五倫似非西國所尚曰希臘教有君一夫一婦
為正當之義倫妻與夫友與共苦樂兩親以愛情養護兒童兒童
尊敬兩親親老則致意於孝養其對於父母則尊敬從順對於長
者則謙遜畏敬是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之見於西國者也德刺亞
人社會組織以戰爭為最終之目的而所施教育務使兒童振興
勇氣養成其愛國心君為戰爭之預備是君臣朋友之倫之見於
西國也而中國敗行者流動借西人為口實函上父親而曰仁兄
四五年前有黃邑某某自日本致書其父稱為仁兄出其舊妻而
倭女倫常所關動曰舊學愈入愈非潮流胡底孔孟有知當亦涕
泣於地下矣
鄭道壽問曰道德因時代而變遷會中講演須取其合乎現今社
會生活之狀態則盡美盡善夫子君為然否曰道德以扶持社會

究所

之腐敗為目的其合乎現今生活之狀態而知無不明處無不當者即其扶持社會之方鐵也其不合而拘執鮮通及苟合而優游從事者非道德也

陳茂揚問曰今之社會與前明之社會如何前明講學之風遍天下搢紳之士日以此義相激厲而猶且若是况我朝數百年來學者公然以理學為仇敵以名節為贅疣及至今日而翻譯不真首尾不具之新學說攙入之我輩生此間其自立之法當如何曰社會無古今在有人以激厲之耳彼以我為仇敵我君彼為同胞彼以我為贅疣我以彼為珍寶彼以新學說傲我我即將新學說研究精熟以指其迷不患不自立也

樂清教育所所員所員問曰學生疲於記憶每不能舉一反三奈何曰教師須本於自己之經驗一一說明理由使其心意活動然

得

後已授之教科一貫無遺未授之教科亦可以推測而得矣
又問曰多方的活動時有自相矛盾之患如何使之調和統一曰
在教育者自定其目的目的定矣則左右逢原隨處可以見道隨
處可以調和統一教以知識皆真知也教以技能皆道藝也何有
矛盾之患乎
又問曰實質主義以知識為目的是否曰兒童他日投身社會安
須無必須之知識唯哥美尼和氏曰凡無實益之知識決不可以
教授之此中不容不辨
又問曰兒童多亂離之觀念何法可以整之曰教授者傳授以知
識技能當傳授之時務起其多方興味以消其亂雜之觀念則兒
童精神自然專一而無不整矣
又問曰今之教授何以不用形式主義曰今之教師平日無觀察

經

判斷研究之能力其身心未能鍛鍊安能以形式教人
又問曰知識過多何害曰知識過多而未能鍛鍊於心上無受
用處所謂聰明亦務外而已若經鍛鍊則實得於心自可具眾理
而應萬事問如何鍛鍊曰大學知止節定靜安慮是古人鍛鍊得
力處

溫如

研心堂集卷七

或問錄二

徐藩問曰事君有犯無隱孔子官魯季桓子受女樂何以不諫其
去魯也必待燔肉不至何以又為君隱曰孔子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况為大夫斷無不諫之理諫不行言不聽斯可去矣其不
以女樂去者待人忠厚之意非若小丈夫然

陳超問過欲之道曰試自言其病之所在超曰吾有所見即有所
思曰見燈吾思吾心無此光明也見粉牆吾思吾心無此潔白也
隨所見皆學問何欲之有即如至街上見鬻貨於市者則曰彼能
經營我不能經營也見荷耒於路者則曰彼能勤動我不能勤動
也見即抱愧何欲之有靜坐則自思曰我學為聖賢為豪傑稍為

駭

放

驕

競

明心堂

驕	垂	以	聰	鄭	未	不	馬	氣	鄭	落	私
人	成	猛	明	言	能	自	毅	即	經	个	欲
裁	而	力	或	然	也	知	問	天	憲	奴	纏
	他	向	因	問	若	夫	靜	地	問	乃	繞
	人	前	獨	恬	不	子	坐	太	靜	獸	則
	得	而	具	於	於	曰	有	和	坐	乃	不
	以	我	能	之	靜	可	何	之	之	禽	但
	轉	居	力	心	中	以	好	氣	法	能	能
	敗	人	要	何	求	無	處	心	曰	無	為
	以	後	思	術	放	大	日	心	須	汗	聖
	為	矣	學	可	心	過	將	養	於	咳	賢
	成	事	不	以	何	矣	以	氣	呼		豪
	人	有	進	去	由	蘧	收	無	吸		傑
	生	成	即	之	得	伯	其	二	之		抑
	競	敗	退	曰	自	玉	放	法	間		且
	競	如	如	須	知	使	心	也	驗		無
	業	自	自	是	其	人	也	放	氣		臣
	業	恃	恃	自	過	曰	心	不	息		為
	惟	能	能	尋		夫	收	則	勻		人
	恐	力	力	病		子	有	有	則		一
	或	有	有	根		欲	過	過	吾		朝
	失	時	時	或		寡	而	而	身		失
	矣	敗	敗	因		其			之		足
	暇	於	得	天		過					墮
				資		而					

韓邦錄問事事留留忍心過勞曰留心於義理以義理養吾心何
 勞之有若偶不留心使嗜欲入乎其中雖似不勞而精神之消鍊
 已多惡得而不勞邦錄悟曰此所謂道可樂而心不可不憂心可
 逸而形不可不勞乎
 林穎問有過每不自知將若何曰不患不知過患不改過能改過
 則無苟且偷安之心無苟且偷安之心則必不愛護其過隨知隨
 改愈改知何不自知之足患哉又問父母逝世其孝若何曰此時
 罔極之恩殆無可報然不能以無可報而遂已也烝嘗之祭洋洋
 如在凡夫讀書窮理應事接物在在以父母之心為心鄭重父母
 所遺之身欲為世界上第一人亦可謂之孝矣
 金恒照問孔子攝相三月魯國大治果何道以致之曰孔子立道
 綏動其蘊於中者既久故發於外者彌神誠能動物風行草偃非

罔

他人所能及也。大抵仁政不如仁言，仁言不如仁心。吾學孔子亦先自培其仁心而已，效果不敢期也。

陳雄萬蘇軌問性善性惡。孟荀何以不同？曰：子且自問。生平此心是欲為善欲為惡？如欲為善，則是性善也。又問：孔子言性相近，何也？曰：最初之性無有不善。至生於人，則有氣質清濁強弱之異。然其所賴以相近而不相遠者，性善故也。

陳襄作原生篇，謂生不可以寄解。予謂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寄而生者，罔也，非直也。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此吾之所以生其生也。聖賢豪傑之生也直，庸人之生也不能與天地比，廣大而寄其身於天地之大，則謂之寄也，亦宜。

答顏爾康曰：既知吾身言動關係天地父母見識何等遠大，不正

不謹則無以為天地之帥無以完父母之遺體我之抱歉者在此
凡外人之訾笑概可置之不顧嗣後一意專修勿稍懈怠也
答潘新曰養成完全之資格剷除卑靡之陋習其事從步立言語
始不此之講曰吾已修身其誰信之賢見解明白當有以實行也
答沙盛海曰大學開章便說明德新民天下國家之責任非人為
即我為賢能從天下國家反求之身從身實求之步立言語是為
至切至近之學
答葉桐曰賢說言行有關於外界之督責則當局之自督自責更
不容辭勉之
答何閑曰識得不合便力求改悔留此不正之步立不謹之言語
便是人生缺點不容一日安也
答姚華曰時時省寂時時洗刷雖不能盡得其道將來完全人格

謹

兢

有厚望焉

答翁為和曰修身是陶鑄品格苟於步立言語之間不加之意則

品格全失從何陶鑄學者所當努力

答包炳燦曰一言一動必循規則知不規則之足壞父母令名則

知為天地之完人即為父母之肖子安得不努力

答曾貫中曰聖狂任人所為能正而謹則為作聖之基不正而使

便是入狂之路須明辨之

答祝銓衡曰不如是不可以為完身不如是不可以為孝子安得

不競競業業

答曾鎮華曰我果正即孤獨何妨我果不正雖結交甚眾亦同流

合汚而已賢當自用功勿顧他人議論

答朱凱曰能從切實處下工夫時存歉仄之心後來定有圓滿之

問八堂集

日勉之

答黃李憲曰若能將心裏妄想祛除淨盡則心氣自然充足心氣充足則身體自然健壯鄙人向有痞塊病痛半年用靜坐法療之至今病根全除且較從前更健方知養心養氣本同一源自此以後安敢不留心存養也

答王訪箕曰文過加了一過改過加了一功此我心裏默認之功過賢能於實地上用功日日改過日日見功過為一過尋覓出過來為一功一面尋出一面改了一功是一過而得二功尚期隨知隨改不以虛名為務也

答董錫麟曰過事為之匡救同羣為之改正此二事是修身極好之資助惟學生數多教員數少別過事匡救難和平者失之隨剛直者失之激則同羣改正難所望社會諸君相與研究此道以求

改良之效也

答陳閱慧曰從淺處入手自是教者不易之理遠願學者於所教

諸端再三研究俱得其所以然之故則無深非淺矣

答余宗達曰賢謂今人無自治之精神有野蠻之習氣私德未修

而欲其公德必不可得此數語道破病根賢且自努力須自治以

治人

答郭敷曰課本中有顏子所好何學論欲去其利祿心也有張橫

先生西銘欲化其縣府界也諸君各思其病痛之所在而藥之不

得視為緩圖

答劉孔鈞曰賢能責之己身便當用奮迅果敢之力以克去己私

尤當視賢師益友以求輔助不得優游暇豫也

答馬毅曰賢當就淺近處用功不得以希天希聖之語卻步不前

求 渠 親

蓋智崇法天見解宜高故必以希聖希天為目的禮卑效地踐履
宜實故必以視聽言動為工夫兩者原並行不背也

答馬毓驤曰小兒語最切近他人嫌其卑無高論賢獨能三復不
厭定有修身實功然吾人希聖希天之事即於此中基之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惟忠故能盡己身惟恕故能盡人身人已聯絡天下
何事不可為乎幸勿以此事為卑淺也

答胡榮銓曰聖賢俱從日用尋常做起我若從日用尋常用功是
我亦今日之聖賢彼放言高論者舍日用而言希聖非中庸之道
本校所課修身大旨希聖希賢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無非
尋常日用之理賢當倍加努力

答陳襄曰凡道理一宣布於言便有剛柔偏倚之弊所以編輯教
科有時恐其太剛則勸以忠恕而聯絡全羣有時恐其太柔則教

則教以勇敢而振興士氣合之則兩美分之則兩偏在於讀者之	善自領會耳	答王敬曰希聖希天是學者目的童蒙須知及勸孝諸篇是學者	工夫如能於淺近處躬行實踐則高遠者亦不外是持忍尚未用	功耳所說希天一課含於孝行之中更有識見	答邦邦明曰堂規不嚴一語破的蓋教授訓練二者決不可以偏	廢堂規是訓練修身書是教授有教授而無訓練猶買賣者積貨	於無用之地至於朽腐而不自知也賢留心社會可助我一臂之	力	答陳朱麟曰兩漢時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今日時代	有談王道者則士笑之士習之依尚何言哉嗣後我自立其品格	我自言其志趣不得因人之哂笑而甘為卑下也
---------------------------	-------	---------------------------	---------------------------	--------------------	---------------------------	---------------------------	---------------------------	---	---------------------------	---------------------------	---------------------

力 惺

捉

答陳朱虬曰希聖希天苟求之於性命之蘊原屬至深至奧今但

使在視聽言動間下手安得謂之深奧此理須要辨明

答倪勅曰無勇敢果決之心必不能進既云如夢初覺即當努加

加功自思此心有一塵起除之再有一塵起又除之用常惺之法

不可使神疲力倦而再睡也

答張邵堯曰呂新吾太原論屬篇既有以擴人之志量復有以立

人之品格又人既自尊人亦尊之此豈非天爵而何悟得此中道

理則為官可不為官亦可胸中灑然無往非樂境賢既有所得尤

望三復斯言

答張麒曰心性之遁入玄虛者皆無用之學也近人罵宋學為迂

腐正坐此病賢知心性與經濟相關然後不誤用其心願共勉之

答陳沆曰希天之學不是無從摸摸正可於喜怒哀樂視聽言動

耕心堂集

卷之七

上用功僕所云希天與程度高者專言天道之微妙不同臂如射者先示以目的之所在而用功却在持滿而發賢與諸君但於近處用功勿憂目的之難達也

答李哲曰須自思得之於耳何以不能存之於心諒由未能實得之故實得者心得而非耳得願求其所以然之理不得徑以為難也

答姜周華曰在教者宜用漸在學者宜用迅迅則遷善改過兩路剖分不使朱墨之得以溷清庶幾易於見效

答高奇氏曰賢謂先生以學問道德先於學生此論的確不磨鄙人自問了無寸長忝任教席抱歎已極唯身體端整不肯浮言戲笑不敢疾走跳躑終日早起晏眠此則鄙人所自信為已能者以之教人庶非虛言賢能從我否也

答鄭言然曰威儀為定命之符不重不威聖人所戒逐日上班正
逐日行禮之時安得稍自怠惰且敬可以振其精神情則精神愈
疲謂端坐整步非普通學時代之所宜此膏肓之病急當有以藥
之
答盧段槐曰能將功課反之自身將來定有所得益修身一課須
用性情上用功性情乖戾雖日誦萬言祇以佐其堅僻自是之用
性情和順則紙上功課皆吾心功課未有不體會入微者也
答李通曰識得自家病根便要求乾久之艾以施其療救如暴躁
驕矜等失正當靜以養之使還我本然之天性誠中形外心改而
相亦改安有形式之不合乎又安有自私自利之見團結於中而
不解乎
答陳煥濤曰希聖希天即可從孝字着手此處打通無一不通聖

功天德之全即基於此特患孝之不真耳賢少失怙恃言之傷心
 當思父母既沒以後孝道由何而盡我不盡心讀書求為世界一
 偉人何以對父母於地下此念固不容稍寬也
 答盧棟曰性情草率易動心如馳騫不得不用靜養之功火炎氣
 發不可不用懲忿之力試多讀好學返躬二篇以制其絀若但先
 治其標則忠恕二篇亦可三復存之也
 答張炳麟曰性動則制之以靜性懶則習之以勤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輒歎其善學陶士行鎮廣州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內
 以習勤二人真可為修身之表式者須留心學步
 答林驥曰賢能喜和疾驕又能有志敦孝此即希天希聖之學何
 也致中和所以希天不矜不伐所以希聖乾父坤母豈非由敦孝
 擴充出去今日就淺近做去他日可進於高深不必豫求其效果

也

答蘇軾曰賢識得鄙人苦心望將來學生俱成有用之人物便當

從這一條路去立志既正目的可達慎勿稍自懈怠也

答鄭性善曰希聖希天民胞物與究竟從何處着手使無着手之

處則真高論而無補於世也孫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事宜詳

處非大英雄不能賢安得不學

答曾夔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固是腳踏定然無希聖希天之

志則父母仍是庸碌子之父母無民胞物與之懷則滿腔子仍是

私意纏繞雖終日勸孝而孝道不明雖終日攝生而生機不暢安

得有進步乎

答謝越曰下手之法以忠恕為最要忠以責己恕以責人所用功

俱在尋常日用之間而天德聖功已於是乎在記之

答曾銳曰治病不治其本則病難愈而後發中國貧弱至此由人無國民之資格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所志正是今日國民對病發藥不得以為太高作者當自擴其胸襟勿拘拘甘於小就也

答張柱曰希聖希天之道非末學所知然顏子之希聖其用功乃在視聽言動學者專心於此無所謂欲速也至殺生一事乃指暴殄天物妄殺而言非謂庖厨之內必屏魚肉而弗進但日日縱口腹之欲宰割過度亦不可耳

答錢政璿曰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我并其中而金玉之方可以矯人之枉我一身之金玉沽可不沽亦可人嘲我如此不嘲我亦如此若因人之嘲而自毀其金玉之形色何以成耿介拔俗之士以之歸咎於習俗恐不其然

答郭心銓曰種種不合之處既能反而自思則何過之不可改何善之不可遷賢自知病根即可入希聖希賢之路鄙人甚愜意舊染既除新機勿闢不必將前事存之於心也

答郭維中曰新舊分途聖道亦為之一晦所望學生繼起將自家宗旨立定新是從新舊是從舊勿拘執一家之見且聖人之道如日經天顯然共仰烏有新道德舊道德之分其顯分新舊者皆未可與言聖人之道者也賢宜先事窮理以辨其惑

答謝希祖曰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我為聖賢日日向上雖與凡庸為伍而氣象自不侔也我為禽獸日日墮落雖與簡編為徒而志趣自污下也後之不為聖賢者人其形禽獸其心鄙人願學聖賢尚覺有時塵起墮入禽獸一路况不聖賢乎人禽之界祇在幾希小子其敬之毋忽

答林顥曰於社會合羣之理說得透闢無遺賢志大言高須細心
理會何以能合一堂之羣何以能合一府之羣何以能合一國之
羣此必由一己之吸力所致則箇人之資格不可不先立矣
答黃天擇曰賢悔悟真切正是天資渾厚處然萬不可以此自餒
我果勇於改過即昨日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而况偶然之失
日月之食洗滌舊染仍然是光明磊落之本體何傷於日月何傷
於君子乎
答薛琨曰說希聖希賢為易即人皆可為堯舜之意非可不用功
而得之也今人去聖道遠視聖道太難不知易言蒙以養正聖功
也訓蒙之日即用聖功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只因今人當初錯了
念頭全在功名利祿上着想所以難耳而今須力矯此弊以完我
固有之美

答趙典懶曰愛民愛物之心即是仁心即是良心人不能自反其

本然之天良何能立志求學更何能明辨篤行有其體始有其用

古人於正心誠意時候已將愛民愛物道理打破故出而用世措

置裕如如今人滿心是功名富貴而良心不保雖日日求學國民

之資格無存無體而欲求其用能乎不能

答謝超曰孔子十五歲已志於學至七十歲而後得從心所欲張

橫渠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是十五年前已以恭而安為

志學可以淺近求而志不可以淺近拘教科所言希聖希天是志

也非學也間端明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兩路並進不

悖安得以為太遠乎

答余鼎銘曰岳武穆之忠肝義胆我慕之秦綉醜之奸邪誤國我

惡之即此可見好惡之本心苟由此而反之於心見吾心之善如

身

西心堂

好好色見吾心之惡如惡臭即以好惡之本心治吾心而吾心
 之兵武穆秦繆醜未有不判為兩途者也勉之
 答吳英曰中國黑暗時代至今已極吾生斯世將隨俗浮沉同受
 載胥及溺之難乎抑大聲疾呼而求同胞之相救相恤乎果欲求
 助同胞則於社會風俗不能不留心果欲整理社會則自家箇人
 資格更不能不留心舍舊圖新當自始始
 倪邦先曰道原自然然未得之時不容不勉孔子自謂發憤忘食
 又云好古敏求聖人亦以勉強教人所謂道在自然不可以勉強
 得之者乃指私意穿鑿而下針砭非謂無可用力也學由卑邇志
 在在高大遠此中顯有分寸與欲速之徒不同賢靜思之
 答陳邦鎮曰內心之大過師長所不及知祇教以正容端坐追觀
 內省而後可自索其過如謂內過未除外貌從緩則師長亦無手

手之方不知程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佛朱晦翁半日靜坐有宗
一代道學之盛自二人起蓋内外交養之學不可缺也此心擾擾
一正容而擾者立止制之於外以安其内二語可為三復
答林剛曰希聖希天之道其所以然一時難知亦惟於視聽言動
喜怒哀樂上用功視聽言動合於禮所以制其外也喜怒哀樂得
其中所以安其内也内外交養自待不薄而希聖希天之詣可徐
臻矣
答吳准曰教科中希聖希天耻其君不為堯舜以及勸孝敬師諸
篇即天地君親師之義也公德仁也振作義也童蒙須知禮也詳
處智也實行信也即仁義禮智信之旨也須再向功課上研究方
能有得
答王揖讓曰靜坐會晤之法可使蠢者靈而愚者智賢願能自反

試一為用功而神清氣爽不但讀書之有得也

答鄭起曰能以修身為標準則所讀之書所見之事無非身心砥

礪之資必不肯入於下流賢能自持其志亦予之所厚望也

答仇永清曰大抵論他人易論己身難世之富貴得志者俱是讀

書未經講解之故俱與我學堂中諸少年以希聖希天為難事以

改過遷善為畏途者無異天下惟此等老朽者不足與共事故轉

而求之少年少年乎少年乎何又尊人而輕己乎

答陳琦曰不要你希天希聖只要你行動舉止事事如法便已够

了蓋人有規矩必敬心常存而後可以不失敬心不失則希聖希

天之道在此矣

答張使曰學由淺處入手志由高處着眼顏子之視聽言動皆學

者所易學何以尚不之學亦豈以其深奧耶最切最近之端豈有

過於視聽言動耶吾特患學者之不行吾特患學者之無志
答周懷球曰學者欲做一件好事畏縮不肯做恐人之議其旁便
不能自立品格何也其志只要隨俗浮沉不要作第一等人也有
作第一等人之志則無論朋友議我外人訾我而我之自待終不
敢輕凡做得到者無不勉力為之品格焉有不高者乎
答許拈曰賢胸中先有荀子性惡之說所以有疑於希天天命謂
性豈有命人為惡之理其為惡者皆其氣質之固蔽而不化者也
盡人之心以復其天理之本然希天之學豈外是哉
答吳勅曰修身一科得之於心最難須真知篤行屢存不如是不
可為入之心然後能奮往向前而冀其有得
答朱贊宣曰修身一科其不能實行者必其不能真知者也知之
真則行之篤故要得其所以然之理若但通洞字句而遽曰透達

深意吾恐其未必然也
答蔡詒芳曰所謂公德如我在學堂必須保全學堂之名譽是也
所謂志量如我以伊尹之志為志天下之大在我度內况學堂之
中豈有人我之分是也所謂品格如我以非常自待視其餘常人
何足與之較量是也如此設想雖小孩子已具有大人之氣概勉
之
答唐錫桐曰若能體愛物之心即民胞物與之量也能以輕舉安
動為戒即懲忿窒欲之事也賢性情渾厚有厚望焉
答鄭奎曰賢果有陽剛之性質則事事能自振作方可以振世風
優勝劣敗有以勢力優劣而言有以道德優劣而言有彼以勢力
而我以道德優勝之者有彼道德不優而我以勢力優勝之者不
當讓而讓恐有道德墮落之憂當讓而不讓亦有勢力壓制之嫌

行

此中須準情酌理不能泥於一偏也

答周克猷曰我能行古人之行則我亦是古人只要立志志立便

無事做不到安有不可行之別

答陳競曰賢宜自立其志試問此志為聖賢乎為豪傑乎當不誤

所向為要

答吳馥蘭曰要實實存一生物愛物之心方能待人厚而待己薄

究之我待己雖薄而天之待我不薄自古未有胞與為懷而沉淪

苦海者則我亦何妨自薄也

^答鄭崧毓曰希聖希天誰強汝一日即至只要你用功做去到老能

至可也

答鄭智曰頂天立地事業却成於忠恕二字雖小兒語將來可作

大人也

答饒節曰正不為外物所動即修身要點賢當從此入門免得舊

習俗纏繞

答邵錦芳曰頂天立地是忠存心愛物是恕果能從此用功便與

聖道不遠

答傅宗寬曰修身不重記憶若不將聖賢句句體之於心則於理

茫然所得更從何處實行即云實行忠恕更不知若何為忠恕既

體於心則得意忘言其言忘而其理猶在懶於記憶者不得以是

為藉口

答鄭錫蕃曰敬養吏持內外交養是學人入聖之階賢於此似已

見及尚期一意實行

答陳朱龍曰人有舊習俗纏繞一旦矯之使正自屬拘苦然苦中

自有甘在我於用功時有一分脫去舊習即有一分之甘久之苦

少甘多其學愈切其好愈甚賢能以實心相勉予所厚望也
答林文甲曰視聽言動身也身之非禮由於心之非禮生於意故
非禮也必禁亦為正心誠意之事賢須於念頭起時輒問念頭善
否有不善則止之到視聽言動時又復一一自問稟命於心庶幾
心有主宰得成世界上流人物
答周弼曰視聽言動必慎賢人之學也學此可至於聖人若聖人
則從容中禮無事四勿之戒
答鍾溥曰正心養性之學恐諸生無從捉摸先教以視聽言動上
用功稍可着手當下便禁勿畏難也
答尚毅曰秉彝之性天理之本然非禮之視聽言動非天理之本
然制之所以復其性也非制其性也天命謂性率性謂道性而可
制則性亡矣

答林虎曰耳目口鼻是形視聽言動是氣視聽言動之當於理是
性性者天所付於人之理也復天所付之理即踐形盡性之學
答唐衡曰不由勉強何能臻於自然只要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工夫若不思敬而自然敬不思義而自然義除非聖人不能學者
須用思方得
答吳公權曰好出於真非待學也志在聖人則好學聖人凡一步
一趨之稍近聖人皆吾得意之事志在富貴則好求富貴凡一言
一動之足邀富貴者皆吾得意之事也愈得意愈好愈好愈得意
此聖愚之所以分途也
答夏言曰方寸之內宜修形式之外亦宜修形式所以存其方
寸也若諉之曰吾己未克吾禮未復而視聽言動之失檢姑俟異
日則則非顏子請事斯語之意矣

答王烜曰繞一用功良知自在何用再三攷察視聽言動之間其
不待攷察而見為非禮者甚多如恐攷察之苦即將非禮之顯然
者一切禁止再圖擴充可也

答李國楨曰只要你思而循禮不要你不思而自然循禮顏子四
勿學者着實用功處舍此而云以顏子之心為心吾不信也

答劉慶治曰寡尤寡悔寡一己之尤悔易寡一羣之尤悔難然不
能致力於一己安能致力於一羣賢能從幾處近處用功是真能
研究羣學者

答疎以昌曰學堂之禁令不如吾心之禁令學堂之禁令可逃吾
心之禁令不可逃返心內省端賴真儒勉之

答麻鯁曰敬字甚難不從言動上檢察則敬隨忘學者必求下手
方法勿空言

答素範曰知識發達道德日退此知識非良知之知苟時時致其

良知則所發知識無不有益身心有裨行誼何憂道德之日退哉

答陳耀樞曰修身治人俱要有規矩準繩舍此則無術無術則終

身為鄉人而已

答李林振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果切要之功然恐賢未能學

步先於所睹所聞之間一再省察方有所得

答曾毅曰以言必信行必果救言動之失甚為對症發藥不信實

不能踐言不果決不能制動此中須有實功也

答蔡煥銓曰嬉戲與人格亦有關係賢能將古聖賢之箴銘揭示

堂壁古聖賢之遺像高懸座上以自起其敬煥之一心此亦自治

之一法

答吳佩蘭曰已放之良心究在何處纔一喚醒便復本來面目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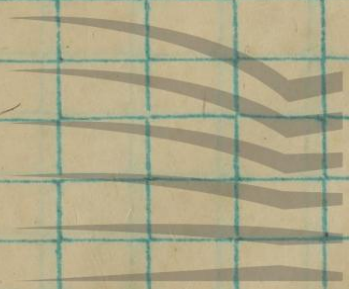
猶若有所待也
答王佑曰不以不能為畏而以能自策勵此即用功之真訣尚期
努力以奮前修

溫州市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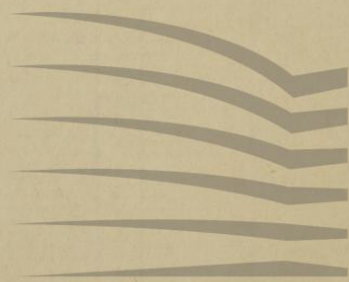
明心堂集

明心堂集卷七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清华大学图书馆
0175